

罗小华◎著

From the Palace Museum to Paris

从故宫 到巴黎

◀ 传奇女画家的
旅法人生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凤 凰 联 动
江苏人民出版社 | FONGHONG



From the Palace Museum to Paris

从故宫到巴黎

传奇女画家的旅法人生

罗小华◎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凤凰联动
江苏人民出版社 | FONGHO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故宫到巴黎/罗小华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214-06199-7

I. ①从… II. ①罗… III. ①罗小华—自传 IV.
①K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75581号

- 书 名 从故宫到巴黎
著 者 罗小华
责任编辑 李 谦
特约编辑 邓金玉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76千字
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199-7
定 价 20.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故宫探秘

- 001 >> 拜师
- 009 >> 求学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 019 >> 走进故宫
- 025 >> 200年后故宫的第二个罗小华
- 029 >> 神秘的故宫
- 035 >> 和国宝级鉴定大师们在一起
- 049 >> 故宫的小偷展览
- 054 >> 故宫大龙邮票110周年首日封
- 058 >> “溥仪皇上”让我走进故宫大库

第二章 巴黎求学

- 063 >> 算命先生决定了我出国
- 069 >> “不是人”的法语强化培训
- 074 >> 我的伯乐

- 080 >> 艺术创作最好的环境
- 087 >> 巴黎第一天
- 091 >> ENSAD——法国最好的艺术创意教育
- 095 >> 巴黎的画家生涯
- 099 >> 巴黎的苦涩
- 113 >> 巴黎传奇的大富收藏家——吕霞光
- 130 >> 印象派大师的后代是我的房东

第三章 画展大餐

- 139 >> 品尝法国的“画展大餐”
- 149 >> 灿烂夺目的巴黎艺术
- 158 >> 巴黎的世界顶级服装大师们
- 164 >> 为何欧洲不认中国画
- 171 >> 在世界著名的法国石油研究院办画展
- 173 >> 沙隆地区为我掉下了甜甜的馅饼

179 >> 巴黎画家的“好莱坞” ——

CASTILLE画廊

185 >> 地铁奇遇——法国博物馆收藏我的

《双牛图》

189 >> 震撼心灵的梵高墓

193 >> 震惊中国艺术圈的世界大师夏加尔

画展

209 >> 法国参议长夫人

215 >> 巴黎的特景文化——炸弹与小偷

第四章 回归祖国

221 >> 作品——真诚友谊的纽带

227 >> “钱奴”“房奴”与“画奴”

233 >> 中国艺术收藏误区与未来探索

第一章
CHAPTER 1 >>>>
故宫探秘

>>> 拜师

认识庞熏琴老先生，是我整个命运的重要转折点。

1977—1978年，我在天津美术学院读书的时候，整个艺术教育界处于半开门的状态。刚恢复高考，很多艺术领域还没敢打开大门，那是“封资修”的敏感区。在经历了刻骨铭心九起九落的“考学”经历后，我格外珍惜上学的每一天。

一次，学校组织到北京写生。我是班长，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去打前站，为班里找住宿的地方，因为学生没有钱，所以往往找那些不花钱的单位或者学校求宿。

我第一次来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我的感觉是好像从花果山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著名的国家级老教授：庞熏琴、张仃、雷圭元、祝大年、吴

冠中等，他们都是支撑全国最权威学府的栋梁，我更觉来到了天子脚下。

那个年代，不需要介绍信，不需要人际关系，只靠硬着头皮前去联络。

教务处的袁老师和蔼可亲地接待了我，得知我是为班集体联络住宿的，笑眯眯地告诉我，人太多无法住宿，每个宿舍中本校的学生都已经住满，如果只是我一个人还可以想想办法。当晚，我被安排在教务处办公室里，在一个办公柜后面用长椅临时搭建一张床。袁老师为我从家里拿来被褥，让我将就着对付一个晚上。

如今的大学可能不会出现这样人性化的接待。那个年代，不仅北京，我在天津美术学院的宿舍也是出名的“不花钱旅馆”，经常接待不相识的同龄人。来求学的外地孩子或考试没有地方住的学生，我们都慷慨借住，甚至如果宿舍没地方就领回自己家里住一晚，不需要认识，第二天走人。这似乎是我们美术圈子的“行情”。

就这样我挤进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第二天，我得寸进尺，请袁老师帮忙想办法进一个宿舍。于是我熟悉了如何住宿舍。

那个年代美院的女孩子们，比的不是“淑女”而是邋遢。谁最邋遢谁就最显得有“艺术气质”。比如：一身衣服扣子全掉光，故意将自己搞得其貌不扬却特有个性，秉承一个潜台词：“花瓶一样的摆设是耻辱的，只有艰苦中出来的艺术家才有令人仰慕的精神。”艺术学院的学生崇尚的是有艺术创作的能力和与外界交往的能力，因为我们常常需要说服他人为我们免费当模特，或借住老乡家写生等。美院女孩子很自信，自认为是到处都可以生存的精灵。

从此，我的命运与中央工艺美院结下了深深的缘分。

那个年代有许多令人兴奋的事情和令人兴奋的人。每当来到北京，

看到蔚蓝的天空，绿绿的树木，就觉得连呼吸都格外的清新愉快。

在以后的两年里，我经常从天津搭乘一辆不花钱的大卡车到北京，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听蹭课，最吸引人的是每周五都有刚从“文革”解放出来的大师们轮番做讲座。

那是北京艺术界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人们热情高涨，被文化大革命封闭十年的艺术大师们一个个在讲坛上露面，激情澎湃，一场场系列讲座轮番上演，焕发着英姿勃勃的生命力，几乎是场场爆满，吸引了无数的优秀学子们从全国、从国外涌向北京！那真是我记忆中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最火红的年代！

我处于持久的亢奋中。每周在天津美院读书，到了周五早上5点起床，跑到北京中央工艺美院去听大师们的蹭课。这样我争取到了同期读两所学校的机会，为自己开阔了视野。

同时两地求学所遇到的种种困难，没有激情是不可能克服的。特别是没有钱的困难。那时天津到北京的火车票只有6元，但对学生来说是很昂贵的，是无法承担的巨大开销。每周五我去北京都要在早上5点钟来到专门的停车场，千方百计想办法找到头一天从北京来的大卡车，请求人家早上回京的时候带我一程，坐免费蹭车。无论刮风下雨，春夏秋冬，我都坐在卡车顶上。

每次在美院听完课，我还要千方百计找到回天津的免费大卡车，因为我没有住宿的钱。

有一次听完课，天下起倾盆大雨。已经下午五点钟了，如果再找不到回天津的大卡车，就不会再有机会了。这个钟点司机们大都着急回津，担心赶不上下班的时间。而我站在空旷无人的郊区，那是司机们回天津

的必经之路，暴雨无情地将我的雨伞打烂，而周围连棵避雨的大树都没有。

天渐渐黑了。那一刻，我真的领略到了什么是身处“无人沙漠”中的凄凉和恐惧，即使想回到北京城里也根本不可能，因为没有钱，也没有车。

我完全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在哪里过夜，明天吃什么。

突然，一阵汽车的引擎声音，从朦胧不见五指的不远处传来，显然大雨使司机不敢开快车。我意识到这是今天最后的一个机会！我如同见到救命稻草，冲出去，跑到马路中间，扬着手大声喊叫着。与往常不同的是，司机没有停车，他巧妙地绕过我，加快马力冲向前方！

我不知道当时脑子里在想什么，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量，飞快地跑上去，追上汽车，就像铁道游击队队员，一个箭步攀上司机驾驶室的把手！

司机惊呆了！我的形象肯定像暴雨中的白毛女！不，黑毛女！

他一定以为我是抢劫的！

暴雨仍然在无情地咆哮着，根本不允许我和司机之间有任何交流。空旷无人的郊区，一个女学生能够将年轻力壮的司机吓成那副模样也实在是老天捉弄我！

司机颤抖着为我打开车门，我还在为他不停车逃避我而不满。如此没人没车的空旷地方，稍有人性的人也该帮帮一个孤零零的女孩子吧！怎么可以踩油门呢？

我看到司机眼睛中的妥协和无奈。我没有抱怨，而是转为解释和安慰。不同的困境在每周来回京津的征途上，屡屡发生。

我在蹭车这方面的表现并不算刻苦优秀。我的一位叫小平的好友，属于男生眼中的“四大怪女生”之一，每年暑假居然找外省的大卡车去山东，

去海南，去她只要能够想到的地方，全部是“免费赠车”。我很担心一个女孩子的安全，我问她的妈妈：“您不担心一个女孩子去那么遥远地方的安全问题么？要知道卡车司机通常都是男同胞！”

小平的妈妈会很开朗地告诉我：“我不担心她的安全，我担心的是她会不会把人家吓坏了！她居然可以淘气地对叔叔说，叔叔，帮帮我们这些没钱的学生吧！在叔叔让她搭上卡车上路后，她还可以再要求，叔叔，外面风大，你坐外面，我坐里面吧！”

小平完成了我们这些规矩学生完全没有能力去的祖国大好河山的写生！每次暑假回来，她的“战利作品”足以让我们张开大嘴合不上！

我不敢跑太远，但北京我绝不会放过。

当时北京处在“文革”后的激动中，如同久旱经历暴雨后的晴天，光芒四射！北京奔放、热情、丰富多彩的艺术生活和各路精英们都无时无刻不在强烈地吸引我，没人能阻拦我的求知欲望，天津美院的老师们不仅善意地默许我这个经常逃学的学生，还拿我们为榜样教育其他学生，鼓励学生找机会开阔自己的眼界。

我们的行动很快感染了低年级同学。有一次，低年级同学模仿我们，半夜跳墙骑自行车从天津到北京，冬天夜里路黑，一个女同学掉到了沟里，将胳膊骨头都摔了出来，愣是手托胳膊看完展览后再去住院接骨头！

那个年代的学生是那样充满着求知欲和理想！

每周五早上从天津赶到中央工艺美院的讲座会场时，多数已过9点半，正是大师讲得最投入的时候。每当这时候，大门“哐”一声被推开，那一定是我灰头土脸地跑进来。因为搭乘的是露天大卡车，几小时狂风吹得我头发像草窝，一路下来人早已是风尘仆仆面目皆非，于是整个教室

的人齐刷刷地扭过头来看我，一次，两次，三次……我成了大师们系列讲座中众人眼里的一道特殊风景线。

没人歧视我，也没人因此生气，相反大家用很理解很赞赏的眼神宽容我的一次次出现。我甚至听到一些研究生们私下称赞我的求学精神。如今回想起来，我深深感激和热爱那些淳朴的老师和同学对我的宽容。所有人都欣赏我们热切的求知欲。即使我们做得有些出格，他们也表现出善意的接纳和鼓励。

而我当时仅仅是一名外校生！

我不得已多次打断大师们的讲座却反而得到了大师们异常的关注。他们很欣赏我“疯狂的求知欲”。记得每次讲座后，老师们都为我早上从天津蹭车来北京而感动，于是我被一位又一位的大师请去谈话，甚至柳先生当场说：“如果你考研究生，我带你！”

我的行为不仅感动了老师们，同学们也主动请我挤到她们宿舍住。

这是一个人与人真诚、善良、质朴相处的地方。

一天，同宿舍的古素敏老师对我说，她要带我去见我最崇拜的大师庞熏琴先生。

我很紧张。古老师给我讲了很多庞老的故事：庞老是中央工艺美院资格最老、人品最高的大师之一，30年代庞老与徐悲鸿等一起赴法国留学，当年的画并不比徐悲鸿差，如果继续下去肯定能成为一名国际知名的大画家。但是庞老看到中国没有自己的工艺美术学院，他毅然决然放弃了个人绘画的光明前途，转而为祖国进行开拓性的探索。解放初期，新中国各行各业都需要美术设计，庞老接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和委托，回国组建自己国家的工艺美术学院！他的这段历史成为中央工艺美院的骄傲。

就是这样一个老“海归”，“反右”期间被打成右派集团的头头，而文化大革命又难逃干系，一晃就是20年！满腔抱负成为一个个泡影，20年的苦苦煎熬，老人等到花白了头发，一生最好的时光就这样被痛苦地耽误掉！

后来中央工艺美院30年校庆的时候，多年不见的老校友们欢聚在校园，前面几个程序被大家久别重逢的热切谈话所淹没，而当庞老先生慢慢走进会场中央时，一时全场肃静，随即大家以热烈持久的掌声来感激这位工美的创办人！大家都知道，历史走到今天是何等地不容易！掌声已经完全不足以表达对老人的敬意！

我被庞老的故事深深感动，冥冥中似乎我与他将会发生什么关系，总之我莫名其妙地紧张、激动，还有些说不清楚的感觉！为了见庞老，我花了整个晚上精心准备我的画作，反复精心演习如何向这位大师介绍自己！

第二天，我小心翼翼地随古老师来到白家庄的一座小楼。静静的房间里，坐在桌后的是一位红颜白发的老人，就像神话故事里的老仙人一样。老人让我先说说自己为什么要见他。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开始的，只记得我的嘴在不停地说，有时很激动。

我讲述了自己从一个搬运工开始艰苦地学习画画，如何被不理解的单位领导设立种种障碍。在特殊的岁月中，我被天津文化宫的老师特殊招聘，参加一次又一次的画展创作，作品被如何选送参加各种展览。最终为了报考美术学院却又如何因为出身不好，在没有考生名额的“黑名单”中参加艺术考试。幸运的是考试成绩在千名考生中位居前6名，成为被学院内定必保入校的“黑人”考生，但却遭遇九起九落反复挫折的痛苦经历……

我就像面对西方教堂里的神父一样，倾诉心中的积怨，我仅仅是单纯表达了自己想学习的渴望，根本就不知道这些诉说的目的是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我要向这位陌生的大师滔滔不绝地倾诉。

我更不曾想过，对这样一位没被平反的右派教授诉说这些会有什么后果。

庞老先生看过了我的画作，又听了我的坎坷经历，沉默了许久后，极其平静地说出如下的话：“你是一个可塑者，目前还不知道你究竟能做出什么。我要把你调到北京来观察你。你要相信我，我已经接到上级的通知，我可能要重新出任院长了！那时我要把你调到我的身边，我要单独培养你！”

我惊呆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无疑是来自天堂的声音！

我顿悟出原来上苍在不断设立不同的考场。为什么唐僧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上帝在安排每人的人生挫折时，也会安排后续的考分和结果。

那一刻，老先生拯救了将要沉没的我。我确实太累了！

两年后我从天津美院毕业之时，庞老如约通知我直接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报到，我考学的人生又迈入了第二个特殊的考场。

>>>求学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正如庞老的计划，我们这对师生以特殊的方式学习，他一直是单独培养我。每次都是在他家里亲自授课并安排我去做什么内容，完全按照庞老的思路设定学习计划。“我是研究生院长，但我不允许你考研究生，因为那样会浪费你很多时间去应付考试。你必须抓紧时间做研究，祖国很多空白学科没有人做，你是可以做出来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庞老会那样地肯定，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可以做“开拓者”，也许大多数人遇到自己最尊重的老师的特殊鼓励，都能激发深深的潜力。这对于一个年轻人是多么重要的教育方法！它能主宰一个人的命运！

庞老通知我与他的研究生们一起学习。当时他的研究生是刘巨德、王玉良，同届的研究生还有杜大凯、王怀庆、王小飞等，这些人都是我眼中最具才华的精英人才。他们经常在一起磋商，亲如兄弟般的友情极其令人羡慕。能和这些人一起学习，是我青年时代的记忆中最快乐最向往的事。

这些研究生们对自己的导师的态度，继承了中国古代文人们的传统，爱之真，拜之切。不仅向老师学艺术，更是学做人。

我深深难忘这些研究生们不计每日三餐进食的粗茶淡饭，说出的却是才思泉涌的“精彩篇章”的生活。记得我当年经常到刘巨德家里蹭饭吃，忠厚善良的夫人钟蜀珩总是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给我们变出一些好吃的食物。而好几次我却看到刘巨德很不在乎地拿出长了毛的馒头，拿手蹭一

蹭就放到自己嘴里。这些不经意的动作，也像艺术一样表现出人的真善美，深深刻在我记忆中。

尽管刘巨德先生现在已经是德高望重的清华美院退休的院长了，受到学生们的崇拜和尊敬，而我对他的印象还习惯性地停留在那个年代。

更加深深打动我的是庞老的高尚人品。我与庞老的关系，似乎不仅限于师生，更有当年寺庙里的师徒感觉，这也许是出于我对庞老的崇拜。

庞老的人格具有特殊的魅力，这是渗入到我的灵魂中的东西，以至于深深烙印在我以后几十年的人生中。

热火朝天的新教学规划启动后，许多大师们在学校讲演。

一次，一位著名老师讲演的题目是“毕加索成功的秘诀”。这样的题目对涉世不深的学生来说无疑太具有吸引力了。

但是，在众多被吸引来的听众耐心地听完所有的说教后，没有找到“秘诀”类的启示，我冒昧地作为最后一个听众提问：“请问老师，毕加索成功的秘诀到底是什么？”

老师避而不答，只是告诉我们：“不能说，要靠你们自己去悟。”

在善于制造悬念的学术时代，庞老做人就永远不会失去真实。

那时候，中央工艺美院教学的大致方向是“越个性、越阳春白雪，就是越发的‘艺术’”。这种观念一时笼罩了整个校园。

在这些充满活力的“头脑风暴”中，一个严重的问题被忽略了：社会需要什么样的设计人才？什么样的艺术家？难道普通大众看不懂的艺术就是我们追求的艺术么？

不仅我有这种疑问，似乎许多来进修的、在其他艺术领域工作过一段时间的老师们都都有这种疑问，但没人敢挑战权威。

一天，庞老讲座的大幅通知豁然登在校园公告栏里。这次讲座是为全国艺术院校的师资进修班讲课，这个班的水平代表了全国艺术院校教师的水平。

庞老的讲座很特殊，面对全国艺术院校的老师，他的讲座从“你们考考我”开始，一时间令台下的老师们不知所措。

终于有大胆的人，开始反客为主给庞老出题目。他要求庞老当众画出随机提出的“命题画”。这些命题很抽象，多数属于人的情感表达一类：

“狂欢”，“悲哀”，“春天”……

庞老一口气当场画出 20 多幅命题构图。

没有人不惊叹他的丰富的想象力和表达力！台下的人都亲眼看到了这位老艺术家磨砺多年的根底，那是今天的艺术家们所难以超越的基本功。

热烈的掌声替代了评分。

庞老突然转向我说道：“小罗，请你提最后一个问题。”

瞬间，我脑中迅速闪过“是否留情面”这个念头。

一秒钟后，我自己的回答是“不”。因为我面对的是庞老。

我就像剥开“皇帝的新衣”一样，直指教学的基本问题：“请问庞老：中央工艺美院的主要教学宗旨是为社会服务的。设计不同于绘画作品，设计附属在工业产品上。但是，我们的学生在毕业后，常常不能适应社会需要，设计也与社会需求发生很大的冲突。而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美院的教学却以提倡个性化的‘阳春白雪’为最高方向，我们到底该如何理解我们的教学宗旨？”

这个问题顿时引起全场听众的呼应，因为这本来也是全国艺术院校的教师进修班同仁共同认识到的问题，只不过平时没人敢得罪人提这样